



七日談

(北京篇)

歲末年初，一系列重量級的歷史文物與考古成果展覽，在全國各地博物館密集推出。

一是國內外知名度高受追捧。在北京，國家文物局指導、中國國家博物館和四川省文物局主辦的三星堆、金沙兩大古蜀文明聯展——「雙星耀世——三星堆—金沙遺址古蜀文明展」，一月十八日至八月十八日，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國博展廳開展，二百多件國寶級文物集中亮相。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一、二號祭祀坑，二〇〇一年成都金沙遺址，兩場考古發現先後引起海內外轟動，分別被譽為二十世紀、二十一世紀初中國考古最重大的發現之一。二〇一九年，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發掘重啟，新發現六座祭祀坑再驚驚天下。三星堆一金沙遺址發現的城牆、宮殿區、居住區、祭祀區、玉石器作坊等，揭示出古蜀國與自然環境和諧共生的城市聚落布局，出土的觸目驚心的青銅器具，反映了古蜀悠久綿延的歷史和文化傳統，促使人們重新認識長江上游地區中華文明發達程度。

「江口沉銀——明末失落的寶藏」，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五日至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，杭州市臨平博物館。近年來在四川眉山市彭山區江口鎮，陸續打撈出水明末農民起義張獻忠大西政權「沉銀」七萬多件，此次展出「西王賞功」金幣、金銀器、二百一十八枚銘刻各地地名、稅種的銀錠，回溯大西政權的短暫繁榮、軍功制度、稅制及「江口之戰」後的覆亡。

二是歷史文化價值高受重視。戰國晚期楚國考古：「遇見考烈王——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考古成果展」，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〇二六年四月，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。精選墓中出土文物二百餘件套，其中一件

青銅簠（長方形帶蓋的容器）鑄銘文：「楚王會前，作鑄金簠，以供歲嘗」，明確標明了年代和墓主身份姓名。簠(yǎn)前，是《史記·楚世家》所記楚考烈王熊完（即熊元）名字的上古音，公元前二六三至公元前二三八年在位二十五年。嘗，秋祭；歲嘗，春秋獻祭。

「向海而行——中國南海西北陸坡海域深海考古特展」，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〇二六年三月十五日，通州區首副中心北京大運河博物館。二〇二二年，首次在海南島至西沙群島之間，一千五百米深海發現明正德、弘治年間，分別處於出航、返航狀態的兩艘海外貿易沉船，出水當時中國出口瓷器三百七十分件，反映明代海上絲綢之路「雙向航線」揚帆東西兩洋的繁忙景象。事實勝於雄辯，當時到底是閉關還是開放不言自明。

「馬王堆——西漢·一個家族的『永生之夢』」，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七日至二〇二六年三月八日，安徽博物院。展出最能代表馬王堆漢墓文化和藝術成就的珍品一百八十五件套，包括反映楚文化特色帛書《天文雲氣雜占》。穿越兩千歲月，走進西漢轪侯利蒼家族「永生之夢」，透視浪漫超逸的楚文化和絢麗多姿的湖湘文化。

「易水寒光——易縣大北城宋遼金銀器窖藏展」，一月十六日至四月十六日，內蒙古鄂爾多斯博物館。一九八六年，河北易縣大北城村村民耕地時偶然揭開一處千年窖藏，綠釉陶甕埋藏着四百多件金銀器物，那是宋遼戰爭兵荒馬亂之際，主人倉促埋藏而未等到挖出的那一天。甕中不是尋常金銀財寶，而是包括精美工藝品：八十五件花口銀碟，金釵、梳篦、五佛金冠等金銀飾物，有的器物上還有「楊」、「馬」等匠師的標記；貨幣史實物：十八件五

十兩官制銀錠、一百八十一片墨書「稅訖」金葉子。

三是專業性、學術性為公眾所接受。「端端雍雍 聞於夏東——莒文化特展」，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二〇二六年四月，山東博物館。莒文化主要分布在古代山東東南部。西周中期至戰國早期，在齊、魯大邦之間，也有「邾、莒小國」，都是周天子所封諸侯之邦，戰國時為楚國所滅。邾，即鄒，在今山東鄒縣，莒在今山東莒縣。邾、莒雖是小國，但經濟文化高度發達，與齊魯並稱。《莊子》稱讚說：「詩書禮樂者，鄒、魯之士，搢紳先生，多能明之。」此展首次匯集上海博物館、首都博物館、山東十四個文博機構共二百四十餘件套文物，其中莒公大墓鼎組合，有別於中原各邦列鼎制度，具有邾、莒特色，反映了中華文化自古就是統一多元的優良傳統。最後以孔子「毋忘在莒」收尾，餘音嫋嫋。

白瓷歷史專題展「北白——白瓷與民族融合」，匯集全國十四個文博機構二百多件白瓷珍品，反映近十年白瓷考古發現，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至二〇二六年五月五日，山西博物院。

「簡『讀』中國——中國出土簡牘展」，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至二〇二六年三月八日，湖北省博物館。共展出先秦以來簡牘二百三十件（組），集中了湖南里耶秦簡、甘肅肩水金關漢簡等珍品，通過簡牘解讀中華文明。特別是湖北荊門郭店楚簡為代表的先秦典籍，以雲夢睡虎地

秦漢簡為代表的古代律令，以隨州孔家坡漢簡為代表的數術文獻等等，實證戰國至東晉千年間豐富多彩的荆楚文化。

四是香港博物館展品亮相首都。「黃金縷——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藏古代金器展」，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二〇二六年三月一日，首都博物館。從公元前十五世紀的古樸金飾到明代鳳冠首飾，三千年來金器工藝技術發展近在眼前。一百七十件（套）展品首次在內地展出，部分為全球首展。

中國年是中華民族古代農耕文明的產物。一年裏作物經過春種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一周期，我們的先民利用冬春之際農閒時間過年，家人團聚，祭祀祖先，辭舊迎新。如今這些歷史文物展覽展示，也是自覺不自覺地延續傳統作法，慎終追遠，致敬先民。



▲成都金沙遺址出土晚商至西周玉環。



▲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出土戰國青銅簠。

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

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

年前的時光



如是我見

姚文冬

不管年味是否淡了，春節仍是承載歡樂的重要節日，尤其年前那段時光，更能滋生無可替代的精神愉悅。

有人說，過年最有意義的是年前十幾天——在返鄉的路上，在與家人置辦年貨時，在越來越臨近除夕的一個個夜晚……猶如周五的下午比周末更開心。誠哉斯言。小時候，一進臘月，心情便如春花次第綻放，如數家珍地擺弄捨不得燃放的鞭炮、反覆撫摸拜年才能穿的新衣、陶醉於灶屋飄出的香氣——那些天，母親每天從凍在屋檐下的年肉上，切下一小塊給飯菜提味。年肉是離年還遠、價錢便宜時儲備的，用來除夕和春節燉、炒、剁餡，但母親的這種零揪做法，讓我每天都可能嘗到肉味，這種味道竟比年飯桌上的正式菜餚更解饑。長大離家，每到年前，父親總會健忘似的在電話裏重複早知道答案的話：「哪天回來？」臘月二十九，則會向我通報一件事：「肉燉好了！」年復一年，成為慣例。意思是，讓我在做年夜飯時，不用再燉肉了（父母年邁後，年年被我接到城裏過節，父親會帶上他燉的肉）。父親失去了給全家做年夜飯的權利，卻保留了燉肉這項「專利」。小時候

冬至傍晚，我用叫車平台叫了一輛的士去將軍澳，準備去朋友家蹭冬至團圓飯，冬至大過年嘛。剛上車，就感覺到司機心情很好，他扭頭笑着對我說，「真是幸運，接完你這單，我也正好回家做冬。」巧了，他家就在將軍澳。

我們自然而然地攀談起來，話題從港人北上開始。適逢二〇二五年的冬至是個禮拜日，司機說他身邊很多朋友趁着周末坐高鐵去大灣區內地城市做冬，「食唔便宜，選擇多，服務又好，香港餐廳生意難做啊。」司機補充道，「你知道唔知，我以前都是開餐廳的？」

「哦？」我頓時來了興趣，「那為什麼不做餐廳了？生意不好？改揸的士兼職？」司機繼續和我分享他的故事。他人生的



人生在線

爭難

春節是首絕句，不長，卻字字珠璣，平仄裏藏着歲月的溫潤，韻腳間裏着人間的煙火。四句詩，便是一年的輪迴，從歲末的盼望到年初的歡喜，從煙火的璀璨到親情的綿長，每一筆都寫滿牽掛，每一字都浸着溫柔，讀來皆是心安，品來全是深情。

首句點題，是歲末的歸程，平仄鏗鏘，載着萬千遊子的惦念。寒風捲着年味，吹遍大街小巷，歸心似箭的腳步，踏碎了冬日的寒涼。車站裏，人聲鼎沸卻不嘈雜，行囊沉重卻滿是期盼，一張張疲憊的臉龐上，都刻着同一個念想——回家。無論路途遙遠，無論風雪阻隔，無論一年過得順遂或是艱難，春節的鐘聲一響，所有的奔波都有了歸宿，所有的疲憊都有了安放。就像絕句的首句，閑門見山，擲地有聲，把最樸素的牽掛，寫在每一次奔赴裏。路邊的紅燈籠次第亮起，像一串串跳動的詩眼，照亮了歸人前行的路，也照亮了心底最柔軟的角落，讓每一份奔赴，都有了滾燙的意義。

次句鋪陳，是煙火的璀璨，婉轉悠揚，藏着人間的熱鬧與歡喜。除夕的午後，陽光格外溫柔，灑在窗檻上，映着家家戶戶忙碌的身影。廚房裏，砧板上的聲響此起彼伏，葱花的清香、肉香、米麵的醇香，交織在一起，釀成了動人的年味。母親在灶台前忙碌，翻炒着歲月的滋味，父親在一旁打下手，偶爾的調侃，讓小小的廚房滿是歡聲笑語。孩子們穿着新衣，在院子裏追逐嬉戲，手裏攥着糖果，笑聲清脆，像絕句裏最靈動的韻腳，驅散了冬日的寂寥。

店。疫情期間，所有人都覺得是最難熬的時候，靠着街坊熟客，業主減租，他都捱得住。他說，誰會想到今時今日終究熬不住，先是忍痛關閉兩家分店，最終又因為入不敷支，關閉了總店。

我忍不住打斷他，是不是租金太貴，所以撐不住？

他告訴我，其實在非中心地段，小面積的店舖租金並不算很貴。比如他這間茶餐廳，一個月租金五萬港幣，生意好的時候，一個月收入接近百萬港幣，扣除所有成本，人工，燈油火蠟，也有幾十萬港幣入袋。

「哇！」我忍不住驚嘆，「開茶餐廳比金融行業的高級白領搵錢還多！」

「那當然！」他滔滔不絕，「說起金融白領，我雖然不開餐廳了，但情況並沒有很差。我身邊有些金融行業的朋友，薪酬高的時候，一買就是三個豪宅，每月供款，放租

暮色四合，年夜飯上桌，碗筷叮噹，舉杯同慶。窗外，煙花次第綻放，劃破夜空的寂靜，紅的、黃的、紫的，絢爛奪目，轉瞬即逝，卻在眼底留下了永恆的溫柔。煙火的綻放，像絕句的鋪陳，不刻意張揚，卻足夠驚艷，把人間的熱鬧與歡喜，都寫進這短暫的絢爛裏。我們舉杯，敬過往的歲月，敬一路的陪伴，敬來年的期許，杯盞之間，是親情的綿長，是團圓的幸福，是藏在煙火裏的溫柔與詩意。

三句轉折，低回婉轉，藏着歲月的溫柔與牽掛。春節的歡喜，從來都不止於煙火的璀璨，更在於親人相守的溫暖。飯後，一家人圍坐在一起，守在爐火旁，看春晚，話家常，退去一年的疲憊，卸下一身的偽裝，說說過去一年的得失，聊聊來年的期盼。長輩的叮囑，句句都是牽掛；晚輩的問候，字字都是真心。

此刻，沒有職場的忙碌，沒有生活的瑣碎，只有親情的環繞，只有心安的陪伴。就像絕句的轉折，看似平淡，卻藏着最深的深情，把歲月的溫柔，把親情的珍貴，都寫進這細碎的時光裏。燈光溫柔，爐火暖人，話語綿長，這份團圓的溫暖，足以驅散一整年



◀臨近春節，「春城」昆明處處花卉綻放。

新華社

的寒涼，足以支撐我們走過後每一個平凡的日子。偶爾，窗外的鞭炮聲響起，打破片刻的寧靜，卻更襯得屋內的時光，格外安穩，格外珍貴。

末句收尾，是期許的啟程，餘韻悠長，載着新歲的希望與嚮往。正月初一，晨熹微露，新年的第一縷陽光灑向大地，驅散了夜色的寒涼，也帶來了新的希望。家家戶戶門上，貼着紅紅的春聯，寫滿了對新歲的期許，「春回大地千山秀，福降人間萬戶歡」，一筆一畫，都是對美好生活的嚮往；一句一聯，都是對來年順遂的期盼。

人們穿着新衣，走親訪友，道一聲新年好，送一份新春福，笑容裏滿是善意，話語裏滿是真誠。孩子們討着紅包，藏著歡喜，眼裏有光，心中有夢；長輩們看着晚輩，眉眼含笑，眼裏是欣慰，心中是期盼。這收尾的一句，不像首句那般鏗鏘，不像三句那般溫柔，卻有着綿長的餘韻，把新歲的希望，把前行的力量，都藏在這平淡的煙火裏。就像絕句的末句，收得從容，收得有力，餘味無窮，讓人在心底默念，歲歲皆安，年年皆勝意。

春節這首絕句，沒有華麗的辭藻，沒有晦澀的意象，卻有著最動人的力量，有着最樸素的深情。它寫盡了人間的煙火氣，寫盡了親情的溫暖，寫盡了歲月的溫柔，也寫盡了我們對美好生活的無限嚮往。願我們年年讀這首絕句，歲歲有團圓，日日有歡喜，在平仄韻律裏，守着煙火尋常，藏着歲月深情，奔赴每一個充滿希望的新歲，讓每一份牽掛都有歸宿，每一份期許都有回響。

◀臨近春節，「春城」昆明處處花卉綻放。

新華社

人生的屈與伸



暖暖人生

香寧

代。只要有一點能力，都不會餓死。我現在也很知足，經濟總會好起來，到時我可以再開餐廳，誰知道呢？」

「那我一定要去幫襯！」我大聲許諾。

穿越東隧，再經將藍隧道。他一路和我介紹將軍澳，「小姐你看右手邊，這片好多年前是簡易空地停車場，幾百蚊一個月泊車費，現在變成了商場，月租幾千蚊啦……我在將軍澳公屋出生、長大，現在有自己的家，變化好大，那邊的康城，新住宅還在起……來了好多『鬼佬』，還有國際學校，你去看你契仔，帶他去政府新建的遊樂場玩呀，都幾大，好多嘢玩……」

我們好像並非初次見面的乘客和司機，彼此覺得很親切。我深深感受到他對將軍澳的熱愛，也深深感受到他不屈不撓的正能量，也許有點老土，但這就是香港人的獅子山精神最真實的體現之一吧？新春將至，如他所言，勤力點，往前走，別回頭。

我們自然而然地攀談起來，話題從港人北上開始。適逢二〇二五年的冬至是個禮拜日，司機說他身邊很多朋友趁着周末坐高鐵去大灣區內地城市做冬，「食唔便宜，選擇多，服務又好，香港餐廳生意難做啊。」司機補充道，「你知道唔知，我以前都是開餐廳的？」

「哦？」我頓時來了興趣，「那為什麼不做餐廳了？生意不好？改揸的士兼職？」司機繼續和我分享他的故事。他人生的

第一桶金是一家不到三百呎的茶餐廳，自己做大廚，請兩個樓面。生意好的時候，餐廳外排隊有長龍。後來他心雄，開多兩家分

店。疫情期間，所有人都覺得是最難熬的時候，靠着街坊熟客，業主減租，他都捱得住。他說，誰會想到今時今日終究熬不住，先是忍痛關閉兩家分店，最終又因為入不敷支，關閉了總店。

我忍不住打斷他，是不是租金太貴，所以撐不住？

他告訴我，其實在非中心地段，小面積的店舖租金並不算很貴。比如他這間茶餐廳，一個月租金五萬港幣，生意好的時候，一個月收入接近百萬港幣，扣除所有成本，人工，燈油火蠟，也有幾十萬港幣入袋。

「哇！」我忍不住驚嘆，「開茶餐廳比金融行業的高級白領搵錢還多！」

「那當然！」他滔滔不絕，「說起金融白領，我雖然不開餐廳了，但情況並沒有很差。我身邊有些金融行業的朋友，薪酬高的時候，一買就是三個豪宅，每月供款，放租

收錢。孩子讀國際學校，妻子在家做全職太太。可一旦遇上經濟下行被公司裁員，豪宅價格又跳水，富貴的租客搬走，房子又賣不出好價格，供樓利息一路減不下來，各種費用鋪天蓋地，偏偏又整年都找不到新工作，他們那才真是慘。」

「我一個開茶餐廳的，沒那麼多心理負擔，能開車就去揸的士，他們失業在家，也不好意思出來開的士，就算短期開的士，錢也仍然不夠用。我不同，沒所謂的，如果勤力一點，一個月也能賺到幾萬元。夠我供樓，供阿女讀書和屋企日常開支。」

「可是這個反差也太大了吧？幾十萬和幾萬的差別啊，這麼大的心理落差，生活水準一定也有改變的吧？」我竟然雪上加霜追問他。

「唉，做人最緊要樂觀。日子總要過的嘛，不要回頭看，眼下就是要把生活過下去，盡最大的努力，給自己和家人一個交

代。只要有一點能力，都不會餓死